

柳待制文集

二

方陳母丁孺人墓碣銘并序

建安陳渠渠經墮門以謁自通於子予出與成禮退
詢其故渠渠再拜起涕泗言渠渠母年未即死國
終奄奄之事今既卜得日渠渠之同門友蔣易實為渠
謀所以不死其親者曰易次而母諸行往來柳先生
銘先生樂稱人之善其將有以假寵於而母矣渠渠
是而來惟先生之界矜之也嗟乎予文詎能使而母
昭昭於地下雖然起孝之志予其忍重違之按易狀
孺人丁氏諱臨字洲道世籍建陽之嘉禾上里父諱
其大稱里長者孺人幼慧讀論語孝經孟子識其大
意古人文字經目輒成誦廬室時嘗學和詩伯父縣
丞公或曰婦人職知婦道詩非所宜習蓋欲身服之
不敢言文年二十四歸中里陳君騰實君故仕宦家
子又早孤時經喪亂橫賦重飢日暴月越君素孺弱
常破產應之家遂以削孺人入門檢括內計盡得孔
際曰此豈猶不可為乎稍出其智補室等穴笑除蒼
翳未久而生道裕如閱十三年君即世孺人益自力
於儉勤躬操簿書手執算籌雖一錢一孔之出入必
使節葉可尋而根株可以覆按廣田疇新室廬諸凡
潤飾先業有男子志慮所不能及者孺人子男四女
一喪父時長纓十二而季猶未辟稍長入小學關塾
日義延名師就講肄暇日則歷舉小學書立教

大指示警屬於諸子而怡怡奉親長不肆生驕易之
句又常常語及之他日子知博習女知順從人以為
義方之教然也孺人質敏而惡華簪珥服御不競妍
好展與坐堂理家政門縣賦問未鹽言人人殊而出
語應之各中肯綮歲時遇午食不下咽僅諫意其條
且休矣而區區盡廢密滋無情容大抵治家慈肅內外
新新踐其度者見其左臨規矩右循繩尺而和氣充
初添惡自無因而入也陳氏後陳宗中興來嘗有願
者今浸遠浸遠里中尚五十餘室孺人棲其事老而
德其早幼往來問遺無怨節或疎少長無間言比歲
丙申丙午若饑里民艱食孺人既為病以治饑者又
下其粟估稍賑卹其未陷於危者病不能謁醫亦隨
證注苦藥予之曰毋庸使它人知其施實德於鄉鄰
固如此孺人築居三十年貞節潔行足以表見於世
里者聚謀方欲列上其事請加旌復書適具元統二
年正月朔晨起焚香誦道釋經已忽覺體中小不佳
就寢而疾作搏醫弗效子渠渠誠露禱封肢和康以
進亦輒弗效更十日卒得年六十五子曰泗曰豐曰
涓曰渠渠早卒女和適崇安詹天增和先一年亦卒
孫男五元燕佛僧元亨元泰元顯孫女六初君之喪
孺人為一歲室甫蓋而消天微之憾與家言咸謂不
利及三改一兆域始宜孺人曰士者得安其靈則生
者宜有蔭藉實雖巨吾敢屑較之哉兄覽窾而封陳
姓而虞肅噴製服飭具每益謹已又曰陰陽拘忌為

人子第六所宜知命田因傳其書為其學焉於是田
所從授書者章貢劉君某復來為孺人謀相墓得某
山之原雖食一用某月某日鑿窆某月某日掩坎卒
之明年也易之狀曰易狀孺人之行得於宗老之賢
者皆不謀同碑吁信然矣曩易從杜先生武夷縣論
節婦之被桂門者先生曰使世之公論不屈而有賢
守令者出則若陳氏母之操行風節自當表而上之
不然桂覆之令何為者我孺人已矣亦使以重夫君
子感念思古之情子是以序而系之俾俟持歸請先
生書而表諸墓上倘萬一過人之采焉則孺人之咸
敬遺範猶足以衣被來世而陳氏之不遂泯泯者庶
其有在於是銘曰

遺家孔艱亟返之安其智間生日以遂養日以備
殯於中世有子有孫宜于其家相維斯丘不亢不朽
高四尺者孺人墓耶

潘居處士馬君墓碣銘

馬氏望扶風而再徙于南者惟新定新亭之族允衍
以碩禮部尚書公諱大同以政學顯宗淳熙間與燕
陽文公賈交相引重詩書之澤洽于孫曾雖西資所
藉有淺有深大抵都如也尚書伯兄諱大方六世得
潘居處士處士諱之純字希文卒以至順元年閏七
月己巳春秋七十六六葬以明年二月某甲子兆在
孝行鄉之聖雲原前墓嗣子恭命族子登為書一通
著其行業即請于西善東陽柳實銘而塚諸鄉儼之

碑實率嘗執華隸奉常職在諫行而孝諱諱事又知
處士為厚德長者可銘不誣迺系而銘之處士度靖
簡亮人也讀書務明體要不為章句繳繞視世俗豪
擢智龍之術如疾狗偷屏美燕浮自致饒松然聞里
黨間有一義可為奮勇赴之不誅不撓至元中有司
嘗征商於野民甚病焉處士持牒懇行中書以為與
民爭利非盛世事卒覆按除之大德丁未歲大優處
士傾廉以饋餼者掩將以從禮制或欲上其名應出
粟捕官之令則厚謝曰吾知盡吾力敢微賞哉處士
仲兄早卒鞠其子如己子子尋卒鞠其孫孫又卒鞠
其曾孫葉祭以禮婚娶以時植其門戶如初處士聚
書至數千卷蓄古今法書名畫亦數百軸花時菊景
樂觴陳俎從賓客歡賞引滿徑醉蓋歲歲常然將死
語子若孫曰吾無愧於人人亦無憾於吾即藏木安
焉耳計聞間居野處之夫咸曰善人已矣吾將何賴
處士之配董氏亦有賢行卒先一年令舉以附其域
處士無子以伯兄之子後命族子請銘者也孫男二
禮提孫女一尚芳處士之曾大父諱崇大父諱銘父
諱熙孫皆隱德弗耀曰潘居士者處士所自命也處
士嘗患里中子弟為聲利塗塞耳目思一洗濯新之
方將割田闢塾致明師宣昭經誼以大變其俗而竟
蕭志入地嗚呼佛哉處士之有蘊不試者如是是足
以表世壽後矣可無銘乎銘曰
士非盜名禮可求野不有耆碩孰起淪謝君子尸之

通觀大雅今其亡矣有不亡者紹開德言以祭于社相維斯丘孫曾受祚

故平陽州判官陳君墓誌銘

鈞臺書院山長陳士貞過黃汝拜言曰我先人早自奮於仕道淹四州縣餘廿年方累理繼明惠綏臣下推恩進秩使蕃優渥而疾病侵凌薄于既老幸以不偶死今墓草幾宿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夫子蓋嘗辱交焉倘幸假茲鄉曲之誼畀之一言則先人有知將不悼其埋鬱於土中也賈既拜而受言則退考鄉貢進士吳萊所為事述據其可書者序而銘之序曰君諱遠大字宏父姓陳氏陳氏本出彭城中世南徙占籍於發之浦江鄉曰德政自君始又徙縣東北之興賢鄉村曰集村君少從鄉先生學治經為尚書大義下筆無留意然好個牖之畫策慨然欲有所為於時會邑里初內附山谷獷強猶蜂蟻聚資固美兵間則出相冠據君曰吾其有以自效即釋儒服去從軍首建購捕之方次陳鰲靖之略凶渠既得餘孽悉平幕府上其功而君亦隨計至京師渴試將仕郎辰州路施容州判官未上而鄰土有警郡後檄君至麾下資其智勇多所俘獲大帥府材君之為而惜其棄之遐陬復刻上之意將引以自近久延改全州路清湘縣丞在官八年稍進徙仕郎辰州路信豐縣戶轉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於是君累官嶺海間風滿露毒之所襲腰脚痺弱不良于行曰吾老矣不復有

四方之志矣因先歸題其寢室之室曰逆觀幸賓客至則命巨觴從容連日夕猶偏生炊應也踰踰勃卒居十二年泰定三年六月廿四日卒得年七十九清相介胡此窮微路嗣緒錯居其塚山有墓蛇備之為蠱以中人立死而縱多寡辭君曰我入以售其狀此宜犬豕弗食可少貸之乎悉論其法撤淫祠廢菴又數十區取其什元其新學官曰此數基也庶幾使民知所以教時方有事文臨全營空道既陶所出他官屬或畏難遁去微談調送郡獨倚君以辦顛有發縣龍南居瘡中而以其地隸信豐南安萬戶府蓋偏處其縣官命不幸為六也使耕龍南壤土自食其力以備捍禦久之招納亡命豪黨森私氏甚慮之而未有以想也君列上其事諸復置縣使其軍蓋按覆數四而卒無以易君之議焉君之德大抵皆可紀而狀君之行省使以士貞之能言者筆之書則夫士貞言焉而不及者尚多有之雖以予之知君而不取溢於諱懼非傳信之義也君之先配黃氏先君卒今配林氏治家得母道甚子男二長士元梧州路儒學正早卒次則士貞女二皆曰倪細戴梅孫男三佑傳倫孫女三未行曰夢曰文煥曰德潤君之曾大父大父父也大父嘗以登仕郎自試入官而未及仕君之葬其地嚴塢距家一里君而自卜天曆元季十一月朔葬之日也自君病廢卧家以及于死迄今未廿年而鄉鄰之後生晚輩已無有能言其應官行業

之詳者矣使更閱數年則君之與存者幾何哉宜士
貞求文表著之意汲汲焉而不敢後也然則古之以
功業自見而恃文以傳者亦若是而已寧獨君哉銘
曰
智名勇功所謂達財隨而有獲繫乎時哉昔君用壯
直奮無回乘于艱屯仕道以開轉丞試令續用恢恢
駕車橫陽有沃西來孰悅而行孰軌而摧歸承燕休
終于考台嚴塢之丘封樹崑崙崑崙相爾嗣人視崇恩賸
凡物之生有覆有培人胡不然自裁其枝吾銘爾貽
併泚尔哀

盧氏母碣銘

盧氏母杭州城東人徐姓諱妙安歸里中盧翁翁業
坐肆販繒母常佐之操奇贏聯什一稍稍致饒裕而
儉順之化行於其家穉如也生男女一女適徐永亨
男德恒治岐伯倉公鬼史區言為疾醫里人詣門求
察脉無論富貴賤率與善藥士大夫稱之初德恒
兒時行戲市中得道葉佩刀攜白母母變貌切責曰
是豈無主物哉曷不待其還求審而歸之爾未成人
己自利如是吾安望爾恐終日不解德恒自少即知
分別義利母教實然也泰定四年母季七十七疾既
盛語德恒曰汝能盡子道已惟當盡人道則我死其
無憾又瞋目語諸孫曰勤讀書勤讀書語未終而逝
二月十日也德恒買美槨為觀具殮衣為斂治宅制
服壹遵禮經踐兩風涉海江行求瑩城岡阜間就統

惴恐若或失之如是三年得錢塘縣定山范村之桐
樹塢相墓者曰宜卜兆者曰吉迺以至順二年十二
月庚申泰臘即窆窆之明年將植碣表墓請于銘而
刺之于惟杭故俗家有良用浮屠老氏之法建壇場
設齋祠歌頌作樂越月踰時舉僊界之炎火拾燼骨
投之深淵燕娛娛賓實數鉅萬以此相高湯曰吾不
儉其親笑萬有一能營隙地湖山左右琢雕剗鑿為
墓治隧又不過夸盛強飾觀遊注往艸未再宿而已
矣為平陸其悖禮違義日趨於薄於愛親乎何有今
德恒卓然拔流俗推其自盡之心成是回山之禮地
不愛寶龜不祕智是開佳城以封以樹則夫致吾之
孝以盡人之道固足以蔭藉其子若孫矣翁諱華年
先十二年年六十八其墓徐村距桐樹塢數里而近
孫男四浩澄杏子婆留孫女一德恒字仲庸治生厚
交不為市道庶幾柳子厚所稱長安樂市宗清者子
每資其液齊以為衰莫之防焉迺不辭而与之銘銘
曰
生則有養不觀其豐死則有藏不要其隆前林後岡
函和孫冲是盧母阡百世維宗

園一道人墓碣銘并序

園一道人為老佛之學得其玄微而不滯於名相既
謂遊方之外者也道人頑身廣額疎眉秀頰常所戴
履艸冠繩屨而已然其風神曠朗人望之如古仙矦
客性嗜遊名山山水在數百里間一筇徑造典盡即還

居鄉不為崖異而視世人用計巧取之術疾之甚于豺虎道人也居建之浦城諸祖以上皆有仕藉于宋族故大也既冠而遭兵燹間離析獨幸與其母姚出萬死一生中早暮調適百廿節時燠寒曰吾有母在它無恤焉蓋沒身孝養彌萬中使縣東鄉泰寧里耕稼樵漁外託與吟嘯言皆根理天曆二年其歲己巳春秋七十又二以疾卒家九月十二日也明年至順元年正月某日葬大嶺下廣原合于其配鄧氏之窆初道人無子已而有子其養子曰鐘嫡子曰鍾女二皆嫁里中人孫男四曾孫男二道人諱玉成姓李氏自號圓一翁又別號翠陽子祖諱源父諱權皆業儒道人葬後三年其方外友虛一先生趙君嗣琪自京師來錢塘為予言道人世業行治如此請子銘其隧子聞莊周言去智与故故無天灾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若園一道人庶其似之矣為銘使刺置隧上銘曰

以知養恬而遊于玄生不百季樂哉其天

夷門老人杜君行蘭墓碣銘并序

至元大德間儒生學士蒐譌藝文紹隆製作禮樂之事蓋彬彬乎太平極盛之觀矣然北汴南杭皆宋故都都祔祔者長注注猶在有能恭稽互訂文證所聞則起絕鑒於敗繼殘楮之中寄至音於清琴雅瑟之外鐘道山藏室奉常禮寺二將賓之以為飾治之黼黻若子所識張君君錫杜君行蘭則以汴人而皆客杭

眾父于時彙集賢貢父高尚書彦故鮮于都曹伯幾趙承旨子昂喬饒州仲山鄧侍講善之尤鑒古有清裁二君每上下其論議而諸公亦交相引重焉迨祐

初朝廷首起君錫為大樂署丞將次及行蘭而君錫死

又數年行蘭亦死士論盡然歎詩樂之不復振矣行蘭杜氏諱敬其字行簡世居汴城中祖亨嘗有官歟父氏鑑卒湖南道宣慰副使行簡自幼器識凝遠不與凡兒儻逐為嬉戲事稍長學成研窮律本分別音節悉憂愉悵繫繫發於琴晴朝月夕人境俱勝勝勝方適促絃鼓一再行嚴漏清而曉蘭潔也學其學者其抑按琴操皆有指法可傳行蘭善書畫古名人墨迹歷代金石刻甚富然為好事者持去六無係吝性嗜酒客至傾壺倒榼盡醉益歡行蘭少嘗以禮部令史從尚書樂公奉使安南還辟廣西帥府掾江淮行省又嘗署人正提舉司都日江陰權辦官皆以不屑意未移時棄去大冠長裾優游湖山文酒間晚自稱夷門老人得年七十而終泰定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其配李氏里中大姓女婦德母儀既順而恭卒後八年年若干子男二士元士謙也士元南臺察院書吏士謙湖東廉訪司書吏皆以儒貢孫男五孫女二俱幼士元士謙將自杭舟載其二隨歸汴南二家店之塋以泰定四年某月某日就窆先事以狀請于東陽柳氏曰吾翁早從南北賢大夫士遊竊嘗有考

于藝文之事時非不偶而身不一試不肖孤行能之未著名譽之未立也即葬而無刻辭于隧其何以昭示來裔子幸哀而予之銘焉昔子與哭君錫京師有誄今行簡以禮葬銘焉乎辭銘曰

道和德順溢于聲雅南一盪琴孤鳴微以白玉結朱繩五音二少獨變清杜氏子琴若天成使和其音薦神明豈不為世躋隆平江湖遠夜占隕星鑒亡絃絕秋風驚夷山萬里開佳城魂兮歸來其永寧

銘并序
元故太中大夫海道都運萬戶周公墓誌

海道都運萬戶周公以元統元年十二月七日卒官明年正月十又七日自兵部買舟載其柩北還還用四月十三日葬所居鄉張寺里先塋之次其配汝南郡夫人王氏戒其子宗襄經泣拜請銘昔子漫仕與公同朝及考鄉進士試上京公為留守判官迨今西遊而公特禮節于吳每見益歡辱與之遊蓋餘二十年銘非予誰宜為公諱仲字信父衛之汲縣人曾祖諱梓金忠勇校尉步軍將官祖諱泉以公貴贈亞中大夫衛輝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父諱麟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公少警敏稍壯得推擇為山南淮西二道之廉訪書吏貢補吏部令史由樞密院掾為中書左司掾考成擢兵部主事建德路總管府推官崇祥院都事工部主事中書省檢校官進工部員外郎稍遷上都留

守司判官兼本路都總管府判官兼推官出為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官揚州路總管改漕運萬戶歷十官皆不俟終更而惟建德推官未嘗上階自承務郎七遷而至太中大夫食正三品祿終其身公以文吏自奮於刀筆間挾通敏之質而達之于用應事制變它人首鼠不決公徐出片言裁其過甚而彌縫其缺失無不動合樞機揚州之政不隨不激人尤樂稱道之與人交惻惻無華父而彌親故其死聞者盡傷得年七十元配王氏先卒封汝南郡夫人男宗後配王夫人出也女長適王某次適郭某次未行銘曰

粵有才焉際可而仕不屈於時亦敏於試爵為通候可謂既貴未及縣車終于其位歸從先人丘首之義陵谷有還吾銘斯斯

無為子碣銘

無為子少時遊方之內應物而不滯于物人謂其一代豪俊人也中歲去而遊方之外葆真而全其真形化而神不化雖列仙山澤之履要不是過何其異哉無為子故儒家姓張氏諱悌字信甫居鄆之象山有別業在鄆城扁舟往來傲兀烟浪自視如鷗夷子皮然好結賓客重交遊有賜左右具指所有予人無吝色父嘗以戶門微罪當遠詣吏無為子奮前請繫曰父老願以身代雖萬罪不敢辭父藉以免奉親能備孝養而身與妻子衣食食糠而己象山中大瀛海陶

隱居司馬錄師之遺跡往往而在無為子早便方士
習聞道家長生之術心竊識之既壯出遊南粵
此無四薄萬里獨愛武當神明之與巖巖峭森溪谷
觀竊錄形服氣莫此為宜歸對妻子常語及之而妻
子固不信也一日大會親戚故舊曰吾當去隱武當
矣親戚故舊爭勸心之存應曰諾諾且引刀截髮解
故衣被布衲倡履著行屨振鉢囊揮臂出門徑去顧
語其家子古初爾善事爾母教育諸弟亦無以我繫
其心也行涉重江至武當山依止紫霄宮師事其宮
主張真人願執弟子役真人亮其確誠啓之道要授
職首衆無為子晝則服勞薪水間與衆同甘滋味
取其至薄者夜則危坐一榻腸不至席如是三年忽
晨起別衆衆方恠之則既化矣泰定四年四月二十
日也得年四十八化三日道衆塵之紫霄峰下計至
家家人服喪如禮古初重遠先志不敢迎其體歸因
不茹葷血必期至山中樹碣以表其歲乃絕海東吳
泣拜請辭昔子客鄧謙無為子衆人中知其健敏可
託以事而不知其離離智絕俗究竟生死備持若是
豈出世間法二必世之勇者而後能決致之歟無為
子始娶許氏子男四曰古初曰謙曰弘曰應女三其
二已有歸其一夫銘曰
生之謂寄而亡非其棄不亡者存是謂知生之類無
為而為以貽之來世

劉彥明墓誌銘

彥明諱德智字彥明姓劉氏世家于歙曾祖諱元佐
祖諱儒望父諱震皆隱德不仕鄉里稱善人焉初彥
明之父以張為後於劉生彥明四歲卒而張氏父固
在實為之經紀家事教育彥明至於成人彥明其
一天而某家素裕彥明尤大父所深愛將使還後天
者彥明泣對曰劉氏無子故以吾父復今既歿于劉
氏明其為劉矣德智以一身繫劉氏之宗誠不敢重
獲罪於吾父與劉氏也大父感其言而心彥明少知
自厲於學好讀孫吳兵法有究釋老方伎之書嘗曰
是感疾已乃大悟求之四書浩有所得久而下筆為
文覺其來源纒纒遂得由庠序選為建德路儒學
心會教授闢進攝其事守郡者諷使父致直學之罪
彥明不為動俟間覆為辨說考滿入教授於翰林院
方薦為其屬而彥明翻然歸矣尋授永順軍慶軍民
安撫司儒學教授未上中書刑部辟為其部今史官
有齋怒於同列而將黜之彥明日與嚴將及我授筆
謝去於是都水監復羅而致之稍進壽福院攝壽福
出納五臺諸寺錢糧其田入隸浙西數郡比歲浙西
被水有司按實當撫恤而院猶責債未已彥明適從
其判官出行江南視其饋款曰官民糴已罷徵吾院
田能獨無傷乎悉命免之諸使起其專擅而卒亦無
能奪其議者嘉興有豪民誣占寺田三百畝左證甚
明而院所遣使遠賂莫能失及彥明來請審路絕乃
率歸其田考成得將仕佐郎衢州路常山縣主簿滿

蘇江西省有知其為者辟為掾新執政至扶一掾而
據實無罪彥明竟歸曰吾唯不能隨俗俯仰以至于
是可再辱耶進將仕郎為平江路總管府知事平江
劉部案牘彥明慶之以無條取其犯名義者一
二事稍釐心之不淑於奇不毀於隨暇則却騎入閭
巷訪求者驚歎若殿談猶書生故態也閱再歲卒官
下得年五十五天曆二年七月十四日也談者例嘗
儒生為政迂闊於事情而不知聖人之法制具於經
儒能據經議法故達權而知變彼隨時重輕觀勢而
背以竊取通人之名者豈所謂政哉彥明得於所學
應試內外階是以無失身敗名則亦未為無所見於
世也彥明之配李氏姑女先卒子男二燁燁女二長
適徐梅次在室下地得達德之淳安縣開化鄉駐馬
原距家餘百里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定先事其子燁
具書世出壽年為狀永京兆杜原父乞予銘其言曰
葬而不得銘猶無墓也子嘗識彥明京師知其為人
而杜君又不輕於許予是可銘已彥明始字千里謂
其取義之未廣也易以今字號又辨知非子其詩文
曰紫溪集鄉先生方公四為序而藏之于家家有仁
本堂鄉相程公元鳳為大書揭之而陸陽半公贊記
之彥明之相程公錫也所謂仁本者彥明固服而行
之矣銘曰
宇經為子制變為通通故能介承之自躬彥明本仁
由學以充及試於事事為之中考其成績學有始終

天不昇年歸于堂封有德有言遺後者豐尚百千年
安此幽宮

于思容墓誌銘

邦為姬姓之國後遷去邑而氏漢廷尉定國族聖東
海子孫或即居或稍徙支離庶衍尚為威德之世朝
列大夫益都般陽等處田賦總管于君思容之光亦
自東海徙文登譜是微也初金季季全據山東以叛
其弟二太尉略地至文登君之祖諱祥隱里中方坐
整教諸生兵暴入為所掠見其儀狀偉岸挾刃臨之
偏與俱行至益都稍即問計則脫以他語答之若聞
於事機者然當其監校亦強諫止之保全活甚多金
吏擒其妻揚舉衆歸

朝開行省山東因得署為其從事未久棄去嬰臨朐
蘇氏而家臨朐生君之父諱世傑讀書知學性高舉
不与俗溷中年自放於酒聞亦平浩然南遊擊節自
擔曰自晉失其御衣冠播遷中華禮樂萃于南土予
將觀善於是而且以淵吾之子孫焉因僑家吳中三
十年年七十四無疾卒是生思容思容諱欽少學於
吳持其苦力自進弗懈宿儒老生皆折節與交集賢
大學士郭公貫浙省平章高公昉尤深知之方以才
辟為准西廉訪使者書吏未數月而國子助教之命
下矣海擢山東廉訪司照磨在官三年再以國子助
教起君會君服母喪喪降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
辟御史臺據道御史臺照磨官拜南臺御史未行唐

事院奏為其院長史就拜監察御史遷中書左司都事又遷詹事院經歷中書左司員外郎御史臺都事太禧院奏除其屬壽福提管府同知中書省復以為兵部侍郎方出該田賦府到官未踰月卒官下得年五十至順四年七月十一日卒之日也君器資宏達而文法敏明官山東時屬歲大饑嘗行縣至濱棧濱棧傍海民尤艱窘君為之發廩勸分計口以哺之禁防周密民實受惠而免於死徙泰定初元歲當未盡誅君為書數百言極陳違順從違之故請早正其罪既蒙者皆顯臣要官聞者為之縮頸在左司參決機務在臺端振肅風紀諱嘗據經守律不務刻深而忌者往往因其銳進據為誣語以譴沮之其出為提管也二籍是進秩之名而陰以抑退之耳雖不幸遂至大故然使人有不盡用之望則君亦未為無所見於時而死也昔君之父死吳中策其隕于吳自曾祖妣祖妣及其母高氏六喪皆在淺土君解山東照磨持母喪時始卜地于益都城南十里望城阜之原而序葬焉今君之子梓奉君附其死次通為書具其世出歷官行治請某識諸其幽某嘗辱与君友其葬為助教某實薦起之泊某補外而君始顯用未及十年已有幽明之間銘固不可以不之予也君之父以君貴贈至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內郡伯妣高氏周氏並封河內郡君而君周氏出也君娶金氏亦封河內郡君子男二曰潛曰濤女三其二已行

其一尚勇君官京師嘗題其齋曰霜空而記之其所自得可知已銘曰

學焉而仕行其所知我安以徐彼競於馳方其欲奮有或張之謂天匪私亦駿于隨貴而不年則將允誰有子承家貽爾慶基不朽者存環此銘詩

元故武略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贈武義將軍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新公

墓碑銘并序

自新氏得姓而其事略見於楚漢之策書至近世升名宦牒始斑斑有人而楚產固無聞焉何其土風之特異也武略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贈武義將軍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新公世家河內其父轉徙兵間行次其定之潞州靜安縣縣人劉氏妻以息女遂依之以居生子男七長即公壬辰歲河滿此始伍民為軍而劉氏在籍中公以孫甥嘗行練史都督麾下屯樊城攻襄陽渡漢河實能材勇自効阿木元帥見而奇之拔為帳前至元三年從破劉義受賞統鈔五十貫五年領衆備白河因与萬戶蔡只吉歹湯平大洪山黃仙洞諸險隘計功班賞有差九年下樊襄公以先登再被贖賞及破沙洋新城進受省撤為管軍百戶十二年二月退敗宋殿帥孫希日奪其所乘舟丞相伯顏忠武王杜之平取白金百兩寶刀一具以賜十一月常州城破錄其功真授管軍百戶階忠顯校尉十三年三月江南平丞相奏凱還

朝公從入觀例錫振衣鞍轡又賜統
若曰斯某爵不酬切吾將有以厚之其署管軍千
兼西峽渡提舉四月命下得佩銀符進階承信校
時越閩山區海聚間民相挺為亂謀報文午行省
有調度必命公以全帥備左右拒若少驍之康平
漳州之陳昂服建寧之黃華皆其請
出其伐叛招誘之謀動必制勝其入
黃朝奉王振都而生獲其將陳統制
其大校黃參謀劉發陳士良等數十
舉白金錠二挂其勞烈就命撫安羅
縣為之署官置吏民得樂生興事如
朝命始用丞相之薦授公武略將軍
千戶重功次也廿一年復從忙古台丞相入朝右丞
為言切狀上嘉賞不置齊以服衣弓矢
金符就升管軍中千戶未上樞密院申定兵制復
下千戶九年公年六十四請于萬戶府曰昔吾早從
征計行冒矢石身披羣鷹壯強服虛
放歸田里以終莫齒而今男槍繼繼
報下如章公即日駕輕車北歸倘律
聞四歲遂卒時則某年某月某日也
得壽若干葉某
縣某原附以其配某氏公輕鞍碩力
奮身戎行積勲受爵而尤為伯顏忠
王阿木忒武宣
王所知平居輕財重義禮賢下士
越閩之叛諸軍爭致生口公得男女
老弱悉若千人

會中秋家宴公厚飲食之且戒曰尔不幸
今首惡服誅亦良民耳誠能以其所親來
遣尔已乃聞有來者因令自相保任散
還鄉里明年及期所縱男女扶携來謝
且大作齋祠枋以福報有陳生某嘗業
儒亦在俘中公亟命之冠帶使教二子
以學又為請諸當路官之庠校間世言
武將出其隲銳乘時致功業犯道家所
忌而不知以仁勝不仁固若時雨之澤
物而非以為物之厲也蓋觀于斯氏之
世而可信矣公諱忠其父諱用則始家
靜安者也初室張氏生增忠願校尉鄧
州新軍萬戶府下千戶女適張某繼室
余氏生汝舟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檢校官陸霖早世汝適王克茂孫
男二贊今歲為千戶鎮守黃蘗贊方從
學孫女一適李某奏定初有
詔推恩內外文武目工用其爵秩追榮
考妣至于三世乃贈公武義將軍鄧州
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飛騎尉追封
靜安縣男張氏余氏並封靜安縣君汝
舟強學敏用詳於議法方為時所不
合是能大其門者比歲官杭某嘗與之
遊焉頌謂某曰吾父起行伍有官勲而
質直無華嗜善好義施及于我子孫尚
賴食以不墜其宗使無文字鏡之隱石
以昭德訓嗣其謂斯何敢再拜請諱某
曰孝子仁人之志某其可重遠之廼
據其事狀序次如右又繫之銘銘曰
在至元初元運動輿輯其武功四方
小校

各揚其英發必有中敵未無勳若時兩降廢物憑生
劉錫斯氏探甲從征自拔行間以善戰名實勇廉漢
先登戰刺計功受賞百金為輕雖長千夫寵祿未贏
曰吾志武惟所指今山疆海屬汝千大刑首惡既殲
庶孽為清夷山復顯世承寧吾老有子願服賊更
庶幾畢景仰青皇明公今已矣墓相青骨介子材良
列官外廷齊以壽庸循序而外紫綬金魚郎典宜肅
漏聚之澤赤矣明靈本武經文沒有餘榮有子而令
卒大其成閭左徵兵丁壯于行何期之閒屢無遺氓
彼蕩草莽此嚴冠纓公在師中惟其血誠老氏若曰
累善如登尔子尔孫世萬忠貞文于墓石以鴻厥聲

馬仲珍墓誌銘并序

睦州詩在唐中季有章協律方廣士李連州在宋渡
江後有高師魯滕元秀皆清峻蘭遠各自名家仲珍
嚴其考華殊其青潤問詩法於耆老成人盡得青紫
措意遠辭初猶稍尚葩藻晚更脫略邊幅直窺微妙
往往手自為卷而製名述序要有深意號曰藏遺凡
四十卷蓋之為銘實記序雜古賦又十有二卷亦各
自名編蓋其學本之經雖之人事而聚發之於言故
能致多如是然反而求之見其約不見其博嗚呼仲
珍死矣詩當得傳如前數公無疑齊位功業孰久孰
近何足計哉仲珍姓馬氏諱瑩其字仲珍世家建德
縣之新亭鄉族故大也乾道淳熙間有與徽文公仕
學相上下官至禮部尚書歸大同者於仲珍為七世

林祖美曾祖諱治鳳祖諱之文父諱離桂皆書掩不
試母懷氏亦里中望宗仲珍少而穎發長益潛深積
研經史旁逮諸子百家下連山經地志諸俗方言朝
披夕攬舉筆齊英中雖驥都而外實夷澹鄉鄰子弟
來學往教就其矩度莫不卓見端緒一時名人勝士
景向聲求郵詩頗交爭取力挽延祐科興議者品量
人材咸謂仲珍有以自効而有司苟知仲珍亦咸望
其出奇一勝以售其明始用春秋舉上不利復更用
禮記亦不利人意仲珍患其方益厲氣賈勇為其文
不少輒久之累次所著五經大義四書答疑及自問
自答茶合若干篇題曰困天集而其志孤矣仲珍嘗
歎漢魏樂府詩唐柳柳州新體製

皇元號歌鼓吹曲十有二章將棄之走京師與塵
乙夜之覽而未及脫葉又嘗手選唐五百家詩五卷
宋南渡諸家詩一卷別有講義讀書記各二卷藏于
家其學橫發捷出如車適神矢破的也仲珍娶翁氏
生子男二曰鈞曰鉉孫男一仲珍病時始生命名其
緒仲珍生至元庚辰卒元統甲戌得年五十五閑居
喜自脩飾或佳客時至情景俱勝促觴命贖取琴鼓
一再行自吹洞簫衛和之一毫不以貧窶累其心
自署號雪亭居士天趣自得可涯俟式元統元年子
客吳下臘將盡仲珍扁舟歿門語夜卷半請曰夫子
知我文莫為有司為則有以振我度歲別婦神邑楊
揚子方張之期其晚達是冬子東還次睦則聞仲珍

十一月十五日以疾卒家先一日力疾語子鈞曰我死必求柳先生銘不得銘則無以葬鈞既卜歲域馮塢祖塋之次惟食將以明年某月某甲子空迺具行治為狀表經踵吾廬泣拜道遺命請辭嗚呼予尚忍不銘吾友也耶銘曰

孰昌其詩不售于藝亦當其年而卒珍瘁得深行遠要以永世我銘斯阡質之無媿

元故奉政大夫食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崔公墓銘并序

從仕郎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崔敏數千里貽書諒貴曰敏之大墓在神山自曾祖仕衛再世葬於城郭城廣古河道河雖別流而漂砂礫礫冒役人廬舍冢墓勢如湖汐不可遏止比歲先人卒官湖南還卜兆城得大梁開封墻堡里小邊村雖食因奉遷二祖之壘而以先人序葬其次今十又七年笑隱間之石未有刻辭惟先人之友獨先生先生在先生嘗司諫于奉常其言信能昭德表行敢具列官世行治壽年卒葬終始為狀而以銘累先生貴應曰而父雅知予文銘予職也迺序而銘焉序曰崔氏出姜姓齊丁公伋之子食采於崔遂目以氏世遠宗盛儒居占徙代序莫詳金正大間有諱世英者如自惠州神山縣以軍帥徙戢北口蹈難死弟諱德茂繼其職會天兵南下遂以全師効順得授左副元帥領所部鎮神山後以城變遇害元帥之子諱義疎史開府幕下

有善文法聲累遷輝州安撫使兼屯田提領即居肅城以葬者也湖南公諱良承字仲欽少解客有為讀書知大義薄遊錢塘以材請自致江淮行省署為理問所今史進浙東宣慰司今史上官善其幹敏每出專征伐行幹財計必擇公以從公亦樂為之輸誠贊理考滿授將仕佐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尋辟江浙行省掾稍遷從仕郎袁州路分宜縣丞未上辟官師府掾起受承事郎江浙省理問所知事時執政方病二浙鹽法之弊而莫究其寢卻通出公循行諸場推見隱詘而因以時弛置之法既不煩賦亦易贏治辦而還聚益才之既代選補中書左曹掾明年擢戶部主事階承直郎勾校簿書綜覈出入勞績殊顯又明年陞奉訓大夫中書左司都事遷奉議大夫宗正府左右司郎中御史臺復奏以為監察御史出按事山東未還遷授奉政大夫食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在官七閏月分按衡全永寶慶武岡五路治精嚴訊獄詳允雖受劾放黜罰而人不以為苛道病還卒潭州治所至治元年六月十又六日也得年六十一娶王氏特封府城縣君子一敏也嘗以國子生從貴學治經介然有立女二長適中順大夫漢陽知府兼管內勸農事盧恂公適承事郎太常禮儀院郊祀署丞贊欽担孫男四性學志學禮學嗣學孫女一未行葬以卒之明年春三月某甲子曾祖左副元帥府君祖安撫府君父諱慶河南河北等處廉銀人

匠提領始又徙大梁為大梁人以公貴贈奉訓大夫
禮部郎中飛騎尉肅威縣男母蕭夫人追封肅威縣
君達村之塋安撫居北之中禮部居左皆以其配附
公平居恂恂安言徐視未嘗以氣加人而其中所治
信剛果亮直不為回撓故于吏治能執常御變機張
鍵開于情無不盡而于法無所損益五辟孫六選官
皆典章法今之攸司識其統體持其綱要于簿物細
故豁如也方出節觀風奄至大故識者惜不盡用而
為世道人才計者至今猶有憾焉公自戶部左司暨
登六察與實並居京師遊好最稔而知公制行之詳
以能載之于銘亦莫宜于實實茲銘公是以無讓銘
曰

繫齊庶姓有食于崔別氏承宗燕及雲來基德之厚
若種而培維忠維孝則周後皆自公貽奮名允藝而
木則有松焉則有棘揚中踐外其立不回憲物容典
式時討裁烝烝咸又暨暨遠財天固予之又軌而摧
其摧易以不至焉台翼子貽孫既條既枚非承軌引
非用無恢墻堡之虛雙表崔嵬琢此銘詩尚有徵哉
故宋宣教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林公墓
碑銘 并序

諸姬之庶姓有以字為林氏者子孫世仕于魯之李
氏而放為孔門弟子元和姓纂謂比干有子逃之長
林遂以繫氏夾際通志辨其非矣自周而降歷千有
餘年族散宗遷邈不可考而南粵東甌相繼特起以

科目官學相高洽于李宋東甌尤盛雖同州黨傑各
自為譜緒系不明蓋非一日之積也東甌別譜有居
於永嘉華蓋鄉黃石山下者自宋武經大夫知柳州
軍州事諱演孫始顯而公其嗣子擢景定壬戌丙科
賜同進士出身調常州司戶參軍再調福州觀察推
官未上廣西經畧安撫使為梧州軍事判官留佐
幕府尋除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用薦改京秩階宣
教郎遷樞密院編修官以養親辭不拜方遭內艱而
宋既改物遂得高蹈遂引全其不仕之節而著其歸
潔之義天固厚幸之矣公諱壽字壽玉一字絳玉曾
祖諱師公宋將仕郎祖諱武受業崇陽文公之門人
服膺中庸尚絅之訓以碩儒望里中用特科入官潮
河池尉退而講學于家卒以柳州恩贈朝散郎父柳
州治孫具尉子司馬法登武舉進士第由普州徙
柳州其家始因之以大者也公初任常州州吏儲粟
餘萬斛歲公將腐公白鄉請辦陳均給粟得不耗守
服其能嘗受機屨四因有具微當其眾死者吏抱成
案前請公占署公問未究一問得其誣服之情
平反上之囚以不死又嘗攝宜興縣邑皆先教
後禁治之以靜其眾知公而薦之於朝者魏公克思
趙公與植孫公嘉趙公與積常公林陳公昉林公洽
陳公懋欽也凡是數公皆名卿賢大夫其所稱可非
苟然者始孫公將持薦公公辭以資淺宜先元僚孫
公義之立為繼奏而次亦遂及於公時公纔三十餘

耳使其老智慮於更嘗究缺為於克闢其至詎可量哉公自少抱負不碌碌要有兩試於時中罹艱缺其鋒鏑益磨礪卒厲於卒以故卒就平實其居鄉族姻有惠利可以及人雖當已弗顧也李弟繼諸葛氏無子死公割已產擇其黨立凌承宗李內外族貧不能卒之喪無一毫係吝曰此吾孔氏家法也喘居二十年寄情吟咏自號蓋峯散人元貞丙申得年五十八以其春三月十日示微疾命卒扶起坐正冠襟而卒此豈無得者哉公娶諸葛氏先卒子男二長曰堅天次曰堂女一適將仕郎曾伯老孫男二鈞錫曾孫男二淮浩自初喪棄匱于建牙鄉郭溪黃岡抑州墓下今卜得蘇吉持近空于腐符鄉信墨之原托是堂為州路儒卒教授以其友鄉貢進士章仕堯所次事狀千里具書致幣請銘其窆而予友溫台等地海運千戶趙君大納比宰永嘉常以事過公里下瞻喬木之陰歎人門之美談以每為予言之固已悉夫林氏之世矣尚何說墓之嫌哉嗟乎海社為壘而節鼎致賂吾不為叛臣之通播而為殺士之標持不為澤畔之憔悴而為遠游之娛戲公之素志蓋不然也然而所積者厚而養者深谷駒自繁而繡帛弗加因得以孫勝舍之榮逸元亮之高沒餘二紀而子孫之數苗益繁詩書之經文愈豐銘以昭德不歸屬葉於子鳥乎銘曰

顯允林宗世服于孔公纂其華繩其美方序而外

胡遜北肥鳳縹緲退擊卒其時藝仁之熟艱則教裕未盡而唯何奪之運餘數百年壽苟先遺祭于社主過者重傷摩符之鄉啓蘇封域有銘銘章用訓無數

元故戴補人劉氏墓銘并序

里中戴瞻景和之內子劉氏越諸暨人生二十一年嵒墮崙三十八年相瞻治生理家事舅姑孀兒釋和宗黨甚渾婦道以至元四年其歲戊寅秋七月三日卒家年五十九年後三月卜葬金竹塢其日九月初面也劉氏諱錦父曰大猷母曰王子男二長良元女一適趙仁本孫男三恭溫安女一俱勇壯歲良以父命來從卒于治經今年春月泉晝隕任為直李試肅政府婦而母病聘賢致禱無所不至閏四月遂以不起於是瞻失良配哀不勝情將葬復遣良友經款門乞辭鐵石乃為之銘曰

婦則母機觀于而家方豈而悼有戚其嗟維以昭之銘則非夸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二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故宗孫明府碣銘

至元十三年八月

王師渡錢塘下浙東所在輝耀通直郎知臨海縣事
四明孫君奉其母黃夫人在官以養及冬將代命家
人柳之先歸以避其鋒既受代即緋還次橋壩逢鄉
人言夫人復往臨海且數日君倉皇追奔及之而大
兵已薄城下則與一力射負板與窮日無行莫將先
入未至遇兵母子還俱踰難死十二月二十五日也
一力脫身以其計馳告家明年二月某甲子奉衣冠
柩歸縣環村哭墓先塋之次夫人得年若干而君變
四十耳君以父蔭入官初調潭州司戶參軍轉建昌
軍總興府錄事參軍奉貢及格改宣教郎宰臨海稍
進通直郎三試郡曹一領劇縣錄事有能聲譽君陞
陟者葉公夢鼎王公應麟湯公漢翁公合而葉公尤
深知君謂其少年能自植立奉母尤盡孝養要為有
所見而云也黃夫人於君嚴而有恩公退其歸必詰
其所理之改苟至平允則喜溢顏間一或未然深加
責讓曰我見尔父決事多當否迺易知耳君之先事
慮惠將以置母於安全母之不舍其子復將相依以
生是皆骨肉之深愛母子不能自己之至情而亦豈
料夫禍釁之起乃常出於智巧之外然則自盡吾孝
自盡吾誠雖死猶生尚何憐哉君諱璣字壽朋孫氏

系出河朔九世祖全照有功澧州當補牙校以讓其
季而南遊吳越占籍于鄞之甬東廟為鄞人是生宗
顯宗顯生忠忠生周周生義義生端端生諱諱生允諱
布衣領有縣昌國權而卒喪在殯權所大起烈焰始
次及之允伏柩上呼號哭踊繼之以血戶牖墮皆
燬獨允塗塗几覆存一邑震異允於君為曾祖特授
承務致仕承務生技與其子起子同登嘉定七年進
士第於君為祖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累贈朝散
大夫南嶽二子起子顯質顯質君父仕至朝散大夫
工部侍郎南嶽早從宣獻樓公端憲沈公正獻袁公
游及見徽國文公而證其所受遠學韓文望于一時
嘉定更化嘗詣公車拜陳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罷
歸慨然欲用其學所著書曰海上素藏于家孫氏八
世二百年善植而益滋孝鍾而屢顯積誠累德天實
臨之人實信之然能致祝融四祿之潛燦息燼而不
能使斧鑿鋒鋦之四面筆心豈天道無知有時或然
而其可恃者則未昧也君娶莊氏子男一嗣明將仕
郎死亦三十年孫男三元厚元佐元蒙曾孫男十有
一重紀至元五年其歲己卯距君薨六十三年矣實
游鄞還次餘姚元蒙客棧是州道君死事悵悵不寐
哀惘若欲折臂為鼎以泄其憤鬱之思而重於言焉
又明年至己之元貴蒙
思召還葉林元蒙迺以其狀并錄三世幽堂之誌寓
書奉奉申前請實悲君之遠難罹凶者如彼而喜其

嗣慶紹聞者如此則為序而銘之銘曰
生孰爵之死孰搏之母子天性孰構虐之母實有子
子實有社幸生遄死駢首膏野離孝離慈有不亡者
尔世工儒蓄盛涵深序鸞序翔銀羽而沉有令子孫
思廣德音不昧維神尚赤其臨

瀏陽州學教授張君繼之墓誌銘

繼之姓張氏諱繼祖字繼之世居婺之金華為金華
人張氏出軒轅之後軒轅氏五子其一為弓云以其
業氏唐有龜齡始居金華後乃去隱東海上龜齡即
志和自稱玄真子洵波釣使者也至今縣多張氏尚
皆稱龜齡之裔然代遠宗湮莫可考矣曾大父諱宗
義大父諱大熊父諱景嚴三世皆隱約田間力田以
自封殖而其家漫裕則始於大父繼之早孤大父知
為令器特愛異之使從學城中而繼之亦克自奮厲
課誦讀晨夜不輟天未曙挾冊映簷光而諷釋之夜
分燈屢潤猶吾伊未絕養其氣以充其所學充其學
以必見於行其志皦如也延祐間郡上其才行得署
饒州離溪書院院長考第成遂調瀏陽州學教授至
則究心學政復其侵田為之圖其廣狹之形稽其步
畝之實刻石學官以防姦制弊會守貳闕大府檄繼
之攝承郡事時歲荐侵道殣相枕藉方下令勸分賑
飢繼之為設方畧使持券左入受粟右出區畫既定
眾無壅閑竟事帖帖無讎二年以大父喪棄歸視封
定道遠子告滿百日以例免重紀至元三年再至湖

南還將赴調京師未行而卒五年己卯十月廿三日
也繼之沉毅質敏言論慨慷要為養必有合於義必
讀史至魯仲連傳見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
奮然抵几曰士當如是而已其於嗜善疾惡如口之
於味無弗得也大德中縣有桀黠吏酗虐於民民皆
恒怯莫敢觸其鋒者繼之視其姦狀訴之部使者詞
直理順卒寘吏於法而繼之亦無幾微見於顏面繼
之有蘊于中者百未一試而遂死矣使其再轉得
百里之地以少展其志其所樹立有足觀哉繼之生
至元丁未得壽五十三娶唐氏子男三道慶道生道
友孫男三墳填坦孫女一尚幼葬得告于資善里
天山之麓將以至正元年十月辛卯寔道生以潛溪
宗濂兩次狀來立拜請銘子惜繼之有致用之才而
不幸湮鬱弗獲自致於用適為序而銘之以慰繼之
於土中而且以塞道生之哀思焉銘曰
玄真自放于政于漁以游乎玄樂道著書長山之陽
有植其間世德綿綿不論以胥繼之強學獲聞於儒
耕不違年豈繫舊畬有子而今尚食其腴載德維辭
刻在幽壙

元故府仕郎婺州路義烏縣主簿贈丑中大
夫東平路松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張
公墓碑銘有序

南宮張氏其先蓋安平人金季嘗從宣德又徙南宮
南宮為真定府所統縣故張氏坐在其縣將相西鄉